

《雪杯圆》

主要角色

莫怀古：老生

傅氏：老旦

戚继光：老生

莫豪：小生

陆炳：老生

情节

傅氏遇赦得还，遂往蓟州探夫墓。时莫怀古亦归省仆茔。夫妻相会，并收莫文禄为义子。莫豪为师所救，更名攻读，后任巡抚。恨父为戚继光所害，寻隙报复，及至戚府，重会“一捧雪”，举家方得团聚。嗣经陆炳参奏，严嵩父子削官为民，乞讨终生。

根据《京剧汇编》第三十九集：孟小如藏本整理

【第一场】

(四文堂、四大铠、门子引莫豪同上。)

莫豪 (引子) 满腹经纶，凭韬略，扶保朝廷。

(念) 自幼苦读坐寒毡，哪知磨穿铁砚难。至今才把鳌头占，将令一出神鬼寒！

(白) 本院、莫豪。爹爹莫怀古。只因我父上京补官，不知为了何事，冒犯严府，在蓟州堂上，一命身亡。严府二次又有文书到来，将我母子发往边外充军。多亏义仆之子文禄顶名代罪。是我改名白元，跟随方先生江右攻读，已有七载。上京赴试，才得平步身荣。蒙圣恩钦放巡按，部院军民两管。因此牌发蓟州，寻他一个错处，好与我爹爹报仇。

门子！

门子 (白) 有。

莫豪 (白) 传令起马！

门子 (白) 大人有令！起马！

四文堂、

四大铠 (同白) 啊！

(『牌子』。众人同下。)

【第二场】

莫怀古 (内白) 马来！

(莫怀古上。)

莫怀古 (唱) 昔日补官上帝邦，

可恨奸佞起不良。

义仆莫成把命丧，

悲思常忧泪两行。

(白) 下官、莫怀古。因上京补官，可恨汤勤那贼，在严爷面前搬动是非，道我隐瞒皇家器皿，有误国欺君之罪。是我闻听此言，弃官而逃。又被严府校尉在蓟州将我拿获。多亏义仆莫成替我丧命。又蒙戚贤弟修书一封，将我荐到边庭他的门生那里，隐姓埋名，已有七载。今戚贤弟有书信前来，叫我回去。为此一路而来，已离蓟州不远。速速趨行便了！

(唱) 一日行程一日深，

好似孤雁宿寒林。

背地里只把奸贼恨，

害我夫妻两分离。

义仆莫成替丧命，
逃往边庭隐姓名。
今有贤弟修书信，
因此投奔蓟州城。

(莫怀古下。)

【第三场】

(傅氏上。)

傅氏 (引子)
(念)
(白)

千层浪里翻身转，百尺高杆得命还。
孤雁单飞实可怜，青春一去永不还。堪叹光阴容易过，几载不觉两鬓斑。
老身、傅氏。配夫莫怀古。只因我家老爷上京补官，不知为了何事，冒犯严府。
可叹我老爷在蓟州堂上，一命身亡。严府二次又有公文到来，将我母子发往
边外充军。多亏义仆之子文禄，与我那莫豪孩儿顶名代替，我那莫豪孩儿随方
先生江右攻读去了。幸遇皇恩大赦，我主仆才得回来。昨日在店中住宿一宵。
今日早起，趨路要紧。闻听人言，我家老爷坟墓在蓟州西门以外柳林之下。此
地离蓟州不远，不免前去看看我老爷的坟墓。

文禄哪里？

来了。

莫文禄 (内白)

(莫文禄上。)

莫文禄 (念)
(白)

傅氏 (白)

莫文禄 (白)

(莫文禄向内。)

莫文禄 (白)

店家 (内白)

(傅氏、莫文禄同出门。)

傅氏 (唱)

罢了。店饭钱已然算清，收拾行囊包裹，辞别店东，我们趨路吧！

遵命。

啊店主东，我们在此打搅了！

好说。恕不远送了！

自从老爷离帝京，
蓟州堂上丧残生。
严府二次文书到，
将我母子问充军。
皇恩赦诏得侥幸，
主仆才得转回程。
鞋弓袜小把路奔，
两足疼痛步难行。

文禄！

奶奶！

我两足疼痛，难以行走。在此歇息歇息。你可前去问问，此处是什么地方。
是。

列位请了！

请了！

借问一声：此处是什么地方？

蓟州西门以外，柳林之下。

借重了。

啊奶奶，这就是蓟州西门以外，柳林之下。

前去看看，哪是你爷爷的坟墓。

是。

(莫文禄走小圆场，看，念。)

莫文禄 (白)

“明故太常寺正卿莫公之墓”。

奶奶，爷爷的坟墓就在这里。

傅氏 (白)

在哪里？

莫文禄 (白) 在这里。
傅氏 (白) 待我看來。
(傅氏走小圆场, 看, 念。)
傅氏 (白) “明故太常寺正卿莫公之墓。”哎, 老爷呀!
(唱) 一见坟墓珠泪滚,
好似钢刀刺我心。
指望进京加官贈,
又谁知薊州堂上命归阴。
实指望夫妻同欢庆,
谁知今朝两离分。
哭老爷哭得我咽喉哽,
老爷呀!
再要相逢万不能。
(莫文禄睡。莫怀古上。)
莫怀古 (唱) 乘马来至在柳林,
阴风阵阵好惊人。
下得马来离金镫,
管家坟墓哪廂存?
(白) 来此已是柳林。但不知哪是管家的坟墓。待我看來。
(莫怀古看, 念。)
莫怀古 (白) “明故太常寺正卿莫公之墓。”哎, 管家呀!
(唱) 一见坟墓泪珠滚,
黄土埋葬小莫成。
这样义仆世间少,
坟前祭拜在天灵。
(莫怀古看。)
莫怀古 (念) 小小门儿两扇开, 只见坟墓眼前排。若问此是谁家墓, 犯官有罪在此埋。
(白) 奸贼呀奸贼! 有我怀古在世一日, 与你誓不两立也!
(唱) 恨奸贼把我的牙咬坏,
屈害忠良为何来?
你在我冤仇在,
奸贼呀!
你死我亡两丢开!
(傅氏看莫怀古。)
傅氏 (白) 啊, 你是何人, 为何抱住我家的坟墓痛哭啊?
莫怀古 (白) 此乃是我家的坟墓, 怎说是你家的坟墓呢?
傅氏 (白) 此乃是我老爷莫怀古的坟墓, 怎么是你家的坟墓哇?
莫怀古 (白) 你敢是傅氏么?
傅氏 (白) 啊, 我在钱塘, 哪一个不叫我一声“夫人”? 你是甚等样人, 敢叫我是“傅氏”?
莫怀古 (白) 哎呀夫人哪! 我是你丈夫莫怀古在此。
傅氏 (白) 哎呀老爷呀, 我是前来看你的坟墓, 痛哭你一场, 我主仆还要趨路, 你不要吓我, 你不要吓我呀!
莫怀古 (白) 啊夫人, 不要害怕, 我不曾死。
傅氏 (白) 怎么, 你不曾死?
莫怀古 (白) 我不曾死。
傅氏 (白) 如此我老爷有两样贵处。
莫怀古 (白) 哪两样贵处?
傅氏 (白) 我老爷前有梅花瘞, 后有三台骨。
莫怀古 (白) 夫人请看。
傅氏 (白) 待我来看。
(傅氏看莫怀古。)
傅氏 (白) 你当真是我老爷莫怀古回来了?
莫怀古 (白) 正是。

傅氏 (白) 哎，老爷呀！
(唱) 只知你在蓟州命丧了，
莫怀古 (唱) 夫妻们团圆在今朝。
傅氏 (唱) 你年迈来我年老，
莫怀古 (唱) 不觉两鬓似银条。
傅氏 (唱) 问声雪艳她可好？
莫怀古 (唱) 乌鸦拆散凤凰巢。
傅氏 (唱) 忠义莫成今何在？
莫怀古 (白) 夫人你来看！
(唱) 蓟州堂上他代劳。
傅氏 (白) 哎呀！
(唱) 听说莫成命丧了，
不由老身泪双抛。
这样义仆世间少，
莫成啊！
留下美名万载标。
莫怀古 (白) 夫人不必哭了。你因何也来到此地？
傅氏 (白) 老爷哪里知道，自从你走之后，闻听人言，你冒犯严府，命丧蓟州。严府二次有公文到来，将我母子发往边外充军。多亏义仆之子文禄与莫豪孩儿顶名代替，你我的孩儿跟随方先生江右攻读去了。我主仆幸遇皇恩大赦，才得回来。又闻听人言，老爷坟墓在这西门以外柳林之下。故此前来看扫。不想老爷也来到此地，夫妻到在这里相会了。文禄他、他、他……也来了。
莫怀古 (白) 文禄也来了？叫他前来见我！
傅氏 (白) 文禄醒来！
(莫文禄醒。)
莫文禄 (白) 奶奶何事？
傅氏 (白) 你爷爷回来了。
莫文禄 (白) 我爷爷回来了？
啊爷爷回来了！
莫怀古 (白) 回来了。
莫文禄 (白) 怎么不见我家爹爹？
莫怀古 (白) 你爹爹么？爷爷乃是乘马；你家爹爹乃是步行，还在后面呢。
莫文禄 (白) 待我看來。
爹爹，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你孩儿在此盼望于你。
啊爷爷，我爹爹怎么还不见回来，他往哪里去了？
莫怀古 (白) 儿呀，你当真要见你家爹爹么？
莫文禄 (白) 要见我家爹爹。
莫怀古 (白) 哎呀儿呀，这坟墓葬埋的就是你家爹爹呀！
莫文禄 (白) 怎么讲，这就是我爹爹的坟墓么？
莫怀古 (白) 这就是你爹爹的坟墓。
莫文禄 (白) 哎呀爹爹呀！
(唱) 一见坟墓珠泪滚，
好似钢刀刺我心。
孩儿三岁母丧命，
七岁又死父天伦。
可叹文禄好命苦，
爹爹呀！
抛下孩儿靠何人？
(白) 苍天哪苍天！想我文禄三岁亡母，七岁亡父，怎的不痛煞人也！
(莫文禄气绝。)
莫怀古、
傅氏 (同白) 文禄醒来！
莫文禄 (唱) 三魂渺渺归阴府，

(三叫头) 爹爹！我父！哎呀爹爹呀！
 (唱) 七魄茫茫又还魂。
 指望父子重相见，
 阴阳阻隔在柳林。
 哭爹爹哭得我咽喉气尽，
 (白) 也罢！
 (唱) 不如一死赴幽冥。

(莫文禄欲碰，莫怀古拦。)

莫怀古 (白) 儿呀，你爹爹已死，焉能复生？不必哭了。
 啊夫人，我有意把文禄收在膝下，以为螟蛉义子，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待妾身当面问来。

傅氏 (白) 文禄，你爷爷有意将你收在膝下，以为螟蛉义子，不知你意下如何？
 如此爹娘请上，受孩儿一拜！

莫文禄 (白) 好了，不要拜了。
 双膝跪在地埃尘，
 拜谢爹娘收育恩。
 孩儿年幼要教训，
 从今只当你亲生。
 (哭) 哎呀爹爹呀！

莫怀古 (白) 儿呀，不要哭了。
 夫人，此地离蓟州不远，你我且到戚贤弟衙内暂住几日，再作道理。

傅氏 (白) 老爷言得极是。
 莫怀古 (白) 夫人请来乘马。
 傅氏 (白) 这马让文禄骑了吧！
 莫文禄 (白) 孩儿年幼，还走得动。这马还是母亲乘骑了吧！
 莫怀古 (白) 好一个孝顺的孩儿！
 (唱) 好一个文禄小姣生，
 与他爹爹是一样人。
 怀古若要得侥幸，
 难忘却他父替死恩。

(莫怀古、傅氏、莫文禄同下。)

【第四场】

(四龙套引戚继光同上。)

戚继光 (引子) 奉命镇蓟州，日夜心耽忧。
 (念) 堪叹严府礼不周，夺杯问斩怀古头。若非陆炳韬略有，本镇焉能回蓟州。
 (白) 本镇、戚继光。叨蒙圣恩，官复蓟州总镇。只因日前莫仁兄冒犯严府，道他隐瞒皇家器皿，有欺君之罪。严府行文，命马上校尉沿途追赶。不想在本镇地面将他拿获。多亏他家义仆莫成代替死罪。是本镇修下书信，将莫仁兄荐到边庭魏门生那里隐姓埋名。不想汤勤这厮，又在严府世蕃面前搬动事非，道莫怀古人头不真。严世蕃大怒，将我革职，一同解京对审原案。多亏陆年兄将此案审明，又将雪艳断与汤勤为妻，吩咐衙役人等，假意与汤勤庆贺，备下酒宴，将汤勤用酒灌醉。三更时分，雪艳将汤勤刺死房内。可怜我那仁嫂为夫尽节自缢而亡。日前阁朝三百六十名进士联衔奏本，参那严贼。圣上大怒，将严嵩父子收禁在监。幸得皇恩大赦，是我修书与莫仁兄，叫他回来，可以安然无事。去了许久，未见回音。
 来，伺候了！

(中军上。)

中军 (念) 忙将莫爷事，报与总爷知。
 (白) 启总爷：莫老爷到。
 戚继光 (白) 说我有请！

中军 (白) 有请!
 (中军下。【吹打】。莫怀古、傅氏、莫文禄同上。戚继光迎。)
 戚继光 (白) 仁嫂也回来了，实是难得。请至后面。
 (傅氏、莫文禄同下。)
 莫怀古 (白) 贤弟!
 戚继光 (白) 仁兄!
 莫怀古 (白) 几载未见，承蒙贤弟救兄活命之恩，当面谢过!
 戚继光 (白) 不知仁兄驾到，未曾远迎，望乞恕罪!
 莫怀古 (白) 岂敢！愚兄别后，但不知这桩事情是怎生落案?
 戚继光 (白) 自从仁兄去后，汤勤那厮又在严府搬动是非，道仁兄首级乃是假的。严世蕃大怒，将弟革职，连仁嫂一同解京对审原案。多亏陆年兄将此案审明。虽然落案，只是作了一桩无才之事!
 莫怀古 (白) 哪桩“无才”之事?
 戚继光 (白) 陆仁兄将仁嫂断与汤勤了。
 莫怀古 (白) 真乃无才!
 戚继光 (白) 仁兄道他“无才”，小弟看来倒也“有才”!
 莫怀古 (白) 怎么又“有才”呢?
 戚继光 (白) 他不将仁嫂断与汤勤，仁兄之事，不能落案；严府二差，不能销票；小弟也不能原任为官。是陆仁兄心生一计，叫衙内人役，假意庆贺，用酒将汤勤灌醉。仁嫂三更时分，将汤勤刺死。可叹仁嫂为夫尽节，她也自刎而亡了。
 莫怀古 (白) 啊，雪艳自刎而亡了！哎，妻呀！
 (唱) 闻言不由伤心痛，
 点点泪珠洒前胸。
 哭贤妻你情深义又重，
 替夫尽节立有功。
 戚继光 (唱) 仁兄不必心酸痛，
 志广才高陆年兄。
 节烈仁嫂把命送，
 这冤仇已报感苍穹。
 (中军上。)
 中军 (念) 龙虎台前出入，貔貅帐内传宣。
 (白) 启元帅：巡按大人在此下马。
 戚继光 (白) 此乃要事。仁兄请至后面少坐片时。
 莫怀古 (白) 暂时告别！
 戚继光 (白) 少刻奉陪！
 (莫怀古下。)
 戚继光 (白) 中军听令：吩咐五营四哨，全身披挂，迎接巡按大人，不得有误！
 中军 (白) 得令！
 (中军下。戚继光、四龙套同下。)

【第五场】

莫豪 (内唱) 旌旗招展山岳震，
 (四文堂、四大铠、门子引莫豪同上。)
 莫豪 (唱) 刀枪剑戟耀日明。
 背地只把继光恨，
 害得我父子两离分。
 我母充军无音信，
 一家人死散好苦情。
 催动人马往前进！
 (四文堂、四大铠、门子、莫豪同走小圆场。四文堂、四大铠、四将官、中军引戚继光同上，戚继光迎。)
 戚继光 (唱) 蓟州城戚继光迎接大人。
 (白) 蓟州总兵戚继光迎接大人。

中军 (白) 蓟州总兵戚继光迎接大人。
门子 (白) 蓟州总兵戚继光迎接大人。
莫豪 (白) 察院伺候!
(四文堂、四大铠、门子、莫豪同下，四文堂、四大铠、四将官、中军、戚继光同随下。四文堂、四大铠、门子、莫豪同上，四文堂、四大铠、四将官、中军、戚继光同随上，戚继光跪。)
戚继光 (白) 参见大人!
中军 (白) 起! 免! 仪门打躬!
(戚继光起，打躬。)
戚继光 (白) 多谢大人!
莫豪 (白) 去了盔甲，再来叙话。
戚继光 (白) 是。
两厢退下!
(【吹打】。戚继光、四文堂、四大铠、四将官同下。)
戚继光 (白) 参见大人!
莫豪 (白) 军册簿呈上。
戚继光 (白) 是。
军册簿呈上，大人请看。
莫豪 (白) 呈上来!
(莫豪对门子。)
莫豪 (白) 按册查点!
门子 (白) 是。
(门子查点。)
门子 (白) 钱粮?
戚继光 (白) 解清。
门子 (白) 仓库?
戚继光 (白) 充实。
门子 (白) 兵丁?
戚继光 (白) 强壮。
门子 (白) 刀枪?
戚继光 (白) 明亮。
门子 (白) 启禀大人：仓库充实，查点并无缺少。
(莫豪起立，背供。)
莫豪 (白) 哎呀且住！本院来到蓟州，指望拿他的错处与我爹爹报仇。谁知他人马精壮，仓库充实。苍天哪苍天！活活气煞我也！
(莫豪作心痛状、坐。)
门子 (白) 啊贵镇，大人偶得疾病，如何是好?
戚继光 (白) 不妨，有药酒可以调治。
门子 (白) 快快取来！
戚继光 (白) 是。
(戚继光下，拿杯上。)
戚继光 (白) 药酒在此。
(门子接酒灌莫豪。)
门子 (白) 大人醒来！
莫豪 (唱) 适才一阵魂不定，
心中慌乱冷汗淋。
睁开二目强镇静，
见此玉杯暗沉吟。
(白) 我看此杯，好似我家传家之宝，缘何落在此地？噢噢是了，想是我爹爹命丧他手，戚继光将我家传家之宝隐瞒起来。要报此仇，就在这只杯子上面。
来，将蓟州总镇与我绑了！
四大铠 (同白) 啊！
(四大铠同绑戚继光。)
戚继光 (白) 啊大人，为何将卑职绑了？

莫豪 (白) 啧！大胆蓟州总镇，盗取我家传家之宝。待本院打本进京，定要参掉你的前程！
戚继光 (白) 大人请息怒，此杯现有杯主。
莫豪 (白) 杯主是何人？
戚继光 (白) 卑职说了出来，惟恐前程难保！
莫豪 (白) 不妨。本院保你无事。
戚继光 (白) 杯主人乃是莫怀古。
莫豪 (白) 此人还在么？
戚继光 (白) 还在。
莫豪 (白) 今在何处？
戚继光 (白) 卑职衙内。
莫豪 (白) 暂且松绑。传来相见！
戚继光 (白) 多谢大人！
(戚继光向内。)
戚继光 (白) 仁兄快来！
(莫怀古上。)
莫怀古 (白) 贤弟何事？
戚继光 (白) 小弟惹出一件祸事来了。
莫怀古 (白) 什么祸事？
戚继光 (白) 这位大人，方才偶得疾病，是小弟将你那只杯子倒上甘酒献与大人。不料大人一见此杯，就这么“ 啧”了一声，他说小弟盗了他传家之宝，就将小弟绑起来了。
莫怀古 (白) 你是怎样回答？
戚继光 (白) 我说此杯原有主。他说杯主是谁？
莫怀古 (白) 你怎么回答？
戚继光 (白) 我就说出你来了。
莫怀古 (白) 哎呀，你怎么单单要说出我来呢？
戚继光 (白) 大人叫我传你，快走！
(戚继光扯莫怀古同进。)
戚继光 (白) 大人，杯主来了。
莫豪 (白) 哎呀！此人乃是我家爹爹。人人道他命丧蓟州，缘何还在？
莫怀古 (白) 此人好像我儿莫豪，因何有这身荣耀？
莫豪 (白) 啊爹爹！
莫怀古 (白) 哎呀大人，不要错认了人哪！
莫豪 (白) 爹爹不必害怕，我是你孩儿莫豪在此。
莫怀古 (白) 怎么，你是我儿莫豪？
莫豪 (白) 正是。
莫怀古 (白) 哎，儿呀！
莫豪 (白) 爹爹呀！
(『哭相思』。)
戚继光 (白) 闹了半天，敢情是世侄？
莫怀古 (白) 儿呀，缘何得了这身荣耀？
莫豪 (白) 爹爹有所不知，只因严府二次有公文到来，将我母子发往边外充军，多亏文禄与孩儿顶名代罪，是孩儿改名白元，跟随方先生江右攻读，已有七载。上京赴试，才得一步身荣。
莫怀古 (白) 原来如此。且喜今日父子重逢，真乃三生有幸。过来，拜见你戚叔父！
(莫豪拜。)
戚继光 (白) 不用拜了！
莫怀古 (白) 这是为何？
戚继光 (白) 从今往后，少绑些就是了。
莫怀古 (白) 啊贤弟，有道是：不知者不怪罪。
戚继光 (白) 好一个“不知者不怪罪”。
莫豪 (白) 闻得爹爹命丧蓟州，怎生保全活命？
莫怀古 (白) 我儿有所不知。只因为父进京补官，不想汤勤那贼，在严府面前，搬动是非，

道我隐瞒皇家器皿，有欺君之罪。那时为父闻听此言，弃官而逃。行至蓟州，被严府校尉拿获。多亏义仆莫成代替死罪；又蒙你戚叔父修书一封，将我荐到边庭他门生那里，隐住已有七载。日前你戚叔父有书信前去，叫为父回来。昨日在西门以外柳林之下，又遇着儿的母亲与文禄，大家在莫成坟前相会。才到你戚叔父衙内安身。不想我儿今日到此，真乃是天凑之喜也。

莫豪 (白) 我母亲也来了?
莫怀古 (白) 也来了。
莫豪 (白) 待孩儿打本进京，将这“一捧雪”进献当今，自有好音前来。
莫怀古 (白) 我儿言得极是。随为父去到后堂，见过儿的母亲。
莫豪 (白) 遵命！
莫怀古 (念) 曾记当年遭魔障，骨肉分离各一方。
莫豪 (念) 苍天默佑重聚会，
戚继光 (念) 相逢原归蓟州堂。
莫怀古 (白) 好一个“相逢原归蓟州堂”。后堂摆宴，与你戚叔父压惊！
戚继光 (白) 请！
(众人同下。)

【第六场】

(【牌子】。四龙套引陆炳同上。)
陆炳 (白) 下官、陆炳。今奉圣命，加封莫氏满门。此地离蓟州不远。
四龙套 (同白) 左右，速速趱行！
(四龙套、陆炳同下。)

【第七场】

(莫怀古、傅氏、戚继光、莫豪、莫文禄同上。)
莫怀古 (念) 光阴似箭如眨眼，
傅氏 (念) 骨肉相逢又团圆。
陆炳 (内白) 圣旨下！
莫怀古、
傅氏、
戚继光、
莫豪、
莫文禄 (同白) 香案接旨！
(四龙套引陆炳同上。)
陆炳 (白) 圣旨下，跪！
莫怀古、
傅氏、
戚继光、
莫豪、
莫文禄 (同白) 万岁！
陆炳 (白) 听宣读。诏曰：今有陆炳奏道：莫豪将传家之宝“一捧雪”进献当今，圣上见喜。莫豪加封太子少保。莫怀古封为掌朝太师。莫妻傅氏封为一品夫人，次妾雪艳为夫尽节身亡，追封一品节烈夫人。义仆莫成替主丧命，追封为殷烈大夫。莫成之子文禄封为太常寺正卿。严府所放官员，俱各削职为民；严府所参官员，俱各官复原任。严嵩父子专权误国，削职为民。旨意读罢，望诏谢恩！
莫怀古、
傅氏、
戚继光、
莫豪、
莫文禄 (同白) 万万岁！

陆炳 (白) 请过圣旨。
莫怀古 (白) 香案供奉。有劳贤弟捧旨前来！
陆炳 (白) 岂敢！
戚继光 (白) 戚贤弟这里来！
陆炳 (白) 仁兄何事？
戚继光 (白) 愚兄有一小女，意欲许配莫仁兄长子莫豪为婚，烦劳贤弟与我作一红媒。
莫怀古 (白) 包在小弟一言之下。
戚继光 (白) 莫仁兄这里来！
莫怀古 (白) 贤弟何事？
戚继光 (白) 适才陆仁兄言道，他有一小女，意欲许配令长公子为婚，特命小弟作一红媒。
莫怀古 (白) 仁兄料无推辞的了。
戚继光 (白) 前恩未报，后恩又来。这实不敢！
莫怀古 (白) 不必推辞了！
戚继光 (白) 这使得的么？
莫怀古 (白) 使得的。
莫怀古 (白) 如此儿呀，过来拜过你岳父大人！
莫豪 (白) 岳父在上，小婿参拜！
(莫豪拜。)
陆炳 (白) 不必拜了。
莫怀古 (白) 再拜过你戚叔父！
莫豪 (白) 叔父在上，侄儿参拜！
(莫豪拜。)
戚继光 (白) 不消拜了，不消拜了。
陆炳 (白) 陆仁兄，这里来。
戚继光 (白) 贤弟何事？
陆炳 (白) 弟也有一小女，意欲许配莫仁兄次公子为婚。就烦仁兄与我作一红媒。
戚继光 (白) 包在愚兄一言之下。
莫怀古 (白) 莫仁兄这里来！
陆炳 (白) 贤弟何事？
戚继光 (白) 戚贤弟言道：他也有一小女，意欲许配令次公子为婚，烦弟作一红媒。仁兄料无推却了？
莫怀古 (白) 贤弟此言差矣！我乃是一主，文禄乃是一仆，这如何使得？
陆炳 (白) 言之有理。
戚继光 (白) 啊贤弟，你这桩事情，愚兄过去，三言两语——
陆炳 (白) 成了？
戚继光 (白) 碰了！
陆炳 (白) 噢碰了！
戚继光 (白) 莫仁兄言道：他乃是一主，文禄乃是一仆，这事如何使得？
陆炳 (白) 这话是他讲的？
戚继光 (白) 不错，是他讲的。
陆炳 (白) 待小弟前去问他几句。
戚继光 (白) 莫仁兄过来！方才言道什么你乃是一“主”，文禄乃是一“仆”，你难道就忘了那莫成在这蓟州堂上，替你死的时节，他言道，他有一子，名叫文禄，在钱塘扶侍大相公读书。大相公的性情不好。那文禄是三岁亡母，七岁亡父，叫你另眼看待他的孩儿。你言道：我若日后冷眼看待你的孩儿——那一句话，你难道就忘了么？啊，你就忘了么？
莫怀古 (白) 这个！
戚继光 (白) 什么这个、那个？
莫怀古 (白) 儿呀！你也来拜过你的岳父大人。
莫文禄 (白) 遵命！
(莫文禄拜戚继光。)
莫怀古 (白) 再拜媒翁！
(莫文禄拜陆炳。)

陆炳 (白) 选定良辰，愚兄送亲过门。
莫怀古 (白) 后堂留宴。
陆炳 (白) 朝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辞！
莫怀古 (白) 奉送！
(四龙套、陆炳同下。)
莫怀古 (白) 夫人，且喜一家团圆。摆起香案，一同答谢天地便了。
傅氏、
戚继光、
莫豪、
莫文禄 (同白) 请！
(【尾声】。众人同下。)
(完)